

文化仲介： 我的博物館工作之路

倫敦科學博物館研究組組長\鍾珞筠

今年四月受邀在成大校刊分享我作為博物館工作者的故事，我因此回顧了我加入博物館工作行列的歷程和經驗，竟然發現我已經入行十五年了！這十五年來我接觸過台灣和英國的博物館實務，也追逐和完成了我到英國讀博物館學博士的夢想，並且在英國紮根。我是一個博物館工作者，現在在倫敦科學博物館擔任代理研究組組長，負責規劃和執行博物館研究；我也是博物館愛好者、導覽員，曾經跑過泰德美術館、國家藝廊做中文導覽，訓練過朱銘美術館兒童導覽員。

我進入博物館研究和工作的興趣緣起於大學時期。我在台大政治系就讀時一直對學術研究充滿興趣，嚮往研究者投入時間鑽研研究課題、書寫和分享研究發現的日常。我開始尋找有興趣的課題，在台大自由的風氣下，我選修了不少文學院的課：西洋文學概論、文化史、莎劇選讀、西洋歌劇史、藝術概論等等，這些課程讓我思考我的研究走向，逐漸從人文社會科學轉向文化藝術，也引導我在台大畢業後去探索藝術文化相關的研究所課程。

台大畢業後，我考上了台灣藝術大學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藝政所），那是我初

次接觸博物學和博物館工作的初體驗。當時我讀的第一本博物館學書籍是博寇（George Ellis Burcaw）的「博物館這一行」，是一本沒有太多深澀的理論、專門介紹博物館實務工作的入門書，滿足一般人對博物館工作的好奇。我當時的想法是，博物館工作既有獨特性也有許多其他文化工作的共同性。

博物館學也是一門吸取各家學說的學問，時常借助文化和社會理論來建立獨特的視角。所以，我在藝政所讀書也被很多艱深難懂的文化藝術理論折磨過一番，但是讀懂後拿來理解和分析博物館現象和展覽，還是讓人覺得痛苦是值得的。

在藝政所讀書最有趣的經驗之一是博物館實習，必須完成校內120小時和校外250小時，我記得我的導師說那是對未來進入博物館工作的試煉。我在台藝大的藝術博物館實習時曾在服務台工作，也設計和推廣過博物館志工訓練計畫，寫過博物館導覽稿；校外實習我得到美國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視覺藝術中心（List Visual Art Center）的實習機會，協助校園公共藝術導覽、處理藝術品租借計畫。我的實習指



嘉德納博物館中庭（來源：Unsplash）



朱銘美術館一角（來源：Pixabay）

導老師專長是募款和企業贊助，我也因此接觸到美國藝術文化機構的贊助文化。在美國實習時，我因緣際會下得到另一個實習機會，到波士頓的嘉德納博物館（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協助藝術家駐館計畫，擔任駐館藝術家張培力的翻譯兼助理。通過緊湊而充實的博物館實習試煉，我對博物館工作的興趣有增無減，同時也鎖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我的碩士論文探討藝術家駐館計畫如何讓這座展示私人收藏的嘉德納博物館與新的時代和觀眾接軌。

研究所畢業後，我面臨職涯選擇的課題，一方面我想學習博物館如何藉由推廣活動與觀眾對話、啟發觀眾的興趣，同時我也想繼續讀博物館學。我進入朱銘美術館的教育推廣部，在策劃兒童展覽、訓練藝術導覽員和執行藝術教案中打滾（哪個博物館工作者沒有睡過展場？）。在博物館教育的前線工作充滿挑戰：沒有藝術創作或教學背景的我，經常需要自己惡補藝術教育知識和努力增加實戰經驗，邊做邊學；除此之外，我必須努力融入博物館所在地方的文化和生活。回想起和當地學校、學生和家長



博士後研究「製造與消費浪漫蘇格蘭：展覽、遺產、國家與中國市場」（來源：巴斯大學 CC-BY-4.0）

（甚至和其他部門同事）溝通時常常雞同鴨講（我的台語非常不流利也是原因之一）、障礙重重，提醒了我博物館無法置身社會文化環境之外的事實，也讓我理解到實務工作和博物館理論的落差。在朱銘美術館短短兩年半，我獲得很多無價的經驗和成就感，參與一項展覽或藝術教案從發想、測試、執行，到執行後的評估、檢討和再精進，實在是很辛苦但令也很享受。

累積了一點點博物館實戰經驗後，我決定去追求繼續深造博物館學的梦想，目的地英國，我拿了留學獎學金前往倫敦大學UCL攻讀博物館學博士。延續我對博物館觀眾體驗的興趣，我的研究聚焦在台灣和英國博物館如何啟發和支持博物館觀眾的藝術興趣養成。在倫敦讀書和研究的四年，除了海外留學生生活體驗之外，獨立



凝時聚珍：中英鐘錶技藝交流展一景（來源：科學博物館集團 CC-BY-4.0）

研究的技能和視野的累積是最大的收穫。身為全職博士生，可以享受專心鑽研研究課題的自由（在沒有太大經濟壓力的前提下），參加各項博物館學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也有機會擔任大學助教、磨練教學能力，這是在我拿到博士學位後投入職場數年後再也沒有享受過的自由。當然，留學生必須用第二外語接受高強度的研究訓練、書寫研究論文、融入學術圈，以及博士論文撰寫階段日復一日的書寫、批判和反芻研究材料，其實也是一條既孤獨又辛苦的路。

UCL畢業後，我留在英國找博物館研究的工作，海外求職的困境不僅是語言和工作簽證，博物館這一行又有許多獨特的挑戰：許多職位無法達到求職單位發放簽證的門檻（因為薪水沒有達標或是職級不夠高）；不同的職場文化和工作環境下，過去的海外工作經歷常常被一筆勾銷。在我看來，最有效的求職撇步是多參加產業相關的社交活動，拓展求學時建立的人脈，充分利用自身優勢（例如外語）。

畢業後我透過博士指導教授的引介，接到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小型研究案，在六個月的期間我建立了一些倫敦博物館工作人員的人脈，多了解倫敦博物館

工作的環境，也有更多機會接觸新的職缺和研究專案。研究案交差後我應徵一項巴斯大學的中英博物館合作研究計畫「製造與消費浪漫蘇格蘭：展覽、遺產、國家與中國市場」，徵才廣告是我在一個社交場合和一位博物館工作者聊天時聽說的，這項研究計畫徵求有博物館觀眾研究經驗、精通中英語、資料分析和書寫能力的求職者（大學比起博物館也更容易找到贊助工作簽證的職缺），我的條件完全吻合，順利拿到offer，搬到巴斯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博士後研究員的工作內容主要在分析和詮釋資料，參與很多研究專案的會議，發表期刊和研討會中發表研究發現，一方面延續了學術工作的內涵（分析資料、闡述論點、批判和溝通）。但是另一方面也學習和許多不同類型的關係人打交道，例如博物館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資金提供者、專案執行者（大學行政人員、專案主持人等等）。

一年的博士後研究計畫到了尾聲，計畫經費用完了，我又要找下一份工作。前一份工作讓我短暫體驗博士後的學術研究生態，我拿著計畫成果（研究報告和幾篇預計發表的論文）繼續尋找下一個計畫。當時的英國政府對中國投注了許多研究資金，

也鼓勵高等教育機構與中國進行文化和學術交流，支持中國文創產業和博物館方面的研究。倫敦科學博物館正好獲得一筆研究資金，在為一項中英研究計畫徵才，我既有執行中英博物館研究案的經驗，也具有雙語能力和英國博物館相關工作經驗，應徵後順利拿到研究協調員的offer。

研究協調員的工作在協助科學博物館執行北京故宮博物院自鳴鐘館藏的研究，其中包括在北京籌辦兩個研究工作坊、協調中英雙方研究員的交流，最後把研究成果運用在科學博物館所籌備的「凝時聚珍：中英鐘錶技藝交流展」。

身為計畫中唯一一位中英雙語工作者，跨文化溝通是我的日常，時常在「文化仲介」和「英國博物館工作者」的角色中掙扎，遇到決策時我要為我的計畫和博物館的利益著想，然而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必須堅持對等和互惠的交流。這項一年半的計畫最終產出一件中英鐘錶交流的數位展品（還有

許多研究報告和論文），要在中英鐘錶技藝交流展中展出，無奈計畫結束前夕碰到第一波新冠疫情，英國博物館和文化機構紛紛宣布閉館、停止各項展覽、推廣和研究活動。我受聘於研究計畫，在研究經費結束、所有博物館暫停活動之下，只能在合約結束後離開科學博物館，在其他行業中求生存。

在新冠疫情然燒了一年半後，我終於有機會回到博物館；我也曾經猶豫過這個選擇，畢竟疫情對英國文化機構和員工的創傷實在太大，至今都還沒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我回到我的前東家倫敦科學博物館研究組擔任研究協調員，這一次博物館給了正職合約，我終於不必跟著計畫走人。當我再度接觸博物館研究，又重新感受到博物館工作給我的感動，還好我沒有放棄。

在研究組任職期間，我負責處理科學博物館主導和參與的研究計畫執行面工作，包括經費支出、研究



資金收入、研究合約簽訂、研究人員聘任等行政工作。我接任代理研究組長後也開始累積管理團隊、擬定和執行博物館研究策略的經驗。因新冠疫情而暫停的「凝時聚珍：中英鐘錶技藝交流展」也復活了，我因此有機會處理前研究計畫成果在展覽中展出的事宜，算是對計畫有了交代。

展覽開幕前夕我出席了開幕酒會，和遠道而來的北京故宮博物院鐘錶策展人如數家珍般地分享我們共同研究的成果，每一件展品背後的選件和研究過程，這個展覽走到這一步有多麼不容易，只有我們博物館工作者能夠體會箇中的酸甜苦辣。

反思這十多年來的博物館經驗，身為文化仲介的使命是最深刻的體驗：博物館工作不僅透過館藏的展示、詮釋和研究落實文化溝通、觀眾建立文化橋樑，我們的日常也一直在實踐不同的文化（職場、社會、個人認同等等）交流和其面臨的挑戰。正是因為博物館工作者與文化生活如此緊密的連結，博物館工作才如此令我著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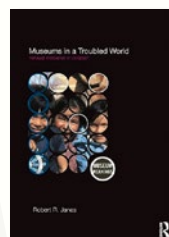
推薦博物館學書籍



◎博物館經驗
(The Museum Experience, 2002,
John Falk & Lynn Dierking)



◎The Museum Experience Revisited,
2013, John H Falk, Lynn D
Dierking



◎Museums in a Troubled World:
Renewal, irrelevance or collapse,
2009, Robert Janes